

特别的年夜饭

□方名列

光阴迅速,转眼间又到了该吃年夜饭的时候。每到这个节点,我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出儿时吃年夜饭的情景。我家的年夜饭与众不同,比较特别,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是“汁水年糕汤+”的模式。在我的记忆深处,这特别的年夜饭吃了有十多年,为何年夜饭不吃“饭”而吃“汤”呢?那是有原因的。

每年小年夜一过,家家户户就忙碌起来,采购年货,洗刷掸尘,开启了过年程序。那时,父亲在副食品门市部工作,白天忙得连轴转,晚上还得加班,包装凭票供应的副食品,如红枣、白糖、黑木耳、香榧子等,故而父亲在年前是没空帮上忙的。母亲在工厂上班,每星期只周日休息一天,我们姐弟稍大后,就与墙门里的小伙伴们一起,手拿票证,上街排队买年货,母亲利用午饭休息时间洗帐子被头,把鸡毛掸子绑在竹竿上,打扫天花板上的灰尘,晚上捏猪油馅,搭酒酿,炒香瓜子、番薯片等,忙得不亦乐乎。

年前,外婆会送来舅舅用刚收割上来的晚稻米做的手工年糕,和自家养的红毛骗鸡。年三十,母亲上午上班,下午报个到就回家了。把红毛骗鸡杀掉拔毛,把鱼刮鳞剖肚,在煤球炉上揭蛋饺,煮绿笋烤肉,然后叫我们烧起大灶上的火,尺八镬中放入猪肉、鸡,盖上高镬盖。灶洞里熊熊的火光映红了我们的脸,屋外升起袅袅炊烟,屋内顿时肉香四溢。而后,我们把浸在水中的年糕撩出来,切成一片片,还要比赛谁切得薄,有几片真的是薄如蝉翼,放在淘米笊箕里浸入水中。

冬季日短,这样一忙乎,不知不觉,天就渐渐暗下来。母亲把烧熟的猪肉、鸡放在大瓷盘中,把汁水倒入甑里。镬中放少许油,把刚上市的油菜略微煸炒,加水,再加几勺汁水,水滚起,放入年糕。年糕之所以浸在水中,意在入镬后,不会相互间粘连。不一会,蒸汽上升,揭开镬盖,年夜饭“汁水年糕汤”就新鲜出炉了。每人一大碗,摆上圆台面,只见碧绿的油菜,雪白的年糕,犹如翡翠白玉般,中间还漂浮着点点黄色的油花,给人以视觉享受,夹起薄薄的一块,放入口中,年糕是软糯滑爽富有嚼劲,经霜打过的油菜也是嫩糯的,有汁水加入,那真是锦上添花,味道鲜美之极。母亲开玩笑说,你们得一手抓牢自己的头发,不然后要鲜得掉下头发来。之所以用大碗盛,是因为刚煮好,汤清,待第二碗时,因灶洞里有余火,汤浑,年糕胀软没嚼劲了。“汁水年糕汤”后面的+,一般是固定的白片肉,母亲把烧好的猪肉切一盆白片肉(只此一盆),放在桌子中央,酱油蘸蘸,其香无比。有一年, +变成了猪头肉,那是父亲好不容易托人买到一只猪头,炖到猪头烂,入口劲道,肥而不腻。那年外婆刚好来我家过年,见我们吃得欢,另加了一盆,母亲见状,连喊“肉痛”,那是要准备招待客人的。

用简单特别的“汁水年糕汤+”作年夜饭,母亲主要考虑是好的菜肴有限,得留到正月初头请客用。其次,三十年夜实在忙不过来,一些菜肴根本来不及烧。

改革开放后,市场繁荣,物产丰富,票证逐渐取消,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。那年进入腊月,母亲因势而行,宣布“汁水年糕汤+”下岗,取而代之的是菜肴丰盛

的真正年夜饭。这特别的年夜饭,可说伴着我从童年走到青年,现虽过去了几十年,那软糯鲜美的味道,至今还留在我的舌尖上,珍藏在我的心田里……



错过了第一次春晚

□张晓红



那一年,1983年。预先已得知:中央电视台要举办春节联欢晚会,这是史无前例的好事、喜事。

家里大弟刚结婚,大弟媳陪嫁过来一台大彩电。当时,大彩电是稀罕之物。大弟把它在楼上空房间安置妥当,一家人准备美滋滋地收看春节晚会节日。

厂里马上要放假了,可是,我们车间却接到宁波无线电厂的订单,要我们在春节期间,务必要送过去一千块我们生产的“印刷电路板”。车间里十七八个生产工人,大多是已婚的中年妈妈。我是车间主任,又是技术带班师傅。当我宣布:节日需要加班,工资双倍。厂长说了,还有紧俏年货、小黄鱼等供应给加班的人。妈妈们都顿起了双脚,有说宁可小黄鱼不要,双倍钱不挣,也不要来加班;也有说娘家侄子定亲,女儿要相亲,家里热闹的像戏文开场,做戏的人却在厂里加班,这要乱套。

我就感到这春节加班的事儿既重大又艰难,又向厂长要求:是否再加额外一点奖金,厂长也同意了。我挑选了几位工作认真负责的工人,两个人一班来加班,我每天都在场。

大年三十除夕,再也没人愿意来加班,我只能自己顶班上,挑了还没结婚的姑娘阿芬做帮手。看看生产进度,为了初一初二能不来加班,要在除夕夜连夜赶出活。阿芬是个勤劳又厚道的好姑娘,没意见。但我自己心里敲起了小鼓:春节联欢晚会要看不成了。听说刘晓庆要出场主持,当时刘晓庆可是我们心中的明星、偶像,她主演的电影,我们都去看过,由她来主持的春节晚会,肯定也是出彩好看。看不成,我心里多难受。我丈夫的厂里一放假,就被婆婆差去柴桥山区照顾年迈的外公外婆了。我就住在娘家。那台大彩电,总是在诱惑着我,吸引着我。

大年三十一整天,我和阿芬在静悄悄的厂区内,不言声儿地紧急干活。阿芬的家在很远的乡下。午饭我母亲让大弟送来了两份白菜肉丝年糕汤,搪瓷杯里还装来了好几块新斩的白切鸡肉。吃着鲜美的汁水年糕汤和难得吃到的鸡肉,想象着家里已经浓浓的过年味道,心里百味杂陈。

阿芬若有所思羞涩地对我说:师傅,今天他会来我家,帮忙杀鸡杀鸭。我问:谁呀?阿芬的脸更红了。我马上领悟到:哦!你有男朋友了!大喜事呀……

当夜幕降临之时,先是几声零星的炮仗声,后来,鞭炮声如大锅里炒豆子,连成了一片。再一会儿,忽地静寂了下来。车间门口是一条大河,对岸是一幢中学教师宿舍楼。家家窗口荧光闪烁,又有阵阵欢笑声、叫好声传来。我再也忍不住了,对阿芬说: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,我们到门口去看一下吧。

两人站在车间门口的场地上,仰望黝蓝的天幕上繁星点点,一阵阵凛冽的寒风扑面而来。改革开放五年了,我们刚刚过上了安定、稍微富裕些的好生活。除夕夜,家家团圆的良时美辰,我们在这里冷清寂寞地加班,看着翘首期盼的从来没看到过的春节联欢晚会,但是心里却没有丝毫的怨恼,只是感到理所应当和喜乐。

我要阿芬看看对岸人家的玻璃窗上是否能见到一丝晚会的镜头。阿芬眼尖,她说:师傅,那穿着红裙子的肯定是刘晓庆,不知有没有比电影上的漂亮?我摇摇头:近视眼看不清。

不敢多停留,不敢懈怠,马上又走进来干活。夜深了,对岸的声音依然热闹撩人。忽然,传来一声怪异的鸣叫声,吓得阿芬丢下了手中的活,扑在了我的肩头上……

我听门卫阿伯说过:大河里有水鸟,半夜会鸣叫。我就说:别怕!别怕!那是水鸟在叫。水鸟听到今晚电视里这么有趣,它也来凑热闹了。阿芬这才放了心,又羞涩地小声说:如果十一点我还没回去,他会来看我的……

当我们干完活,真的已是午夜以后了,电视上的晚会节目也已近尾声。我感到高兴的是:让我见到了阿芬的那位长得俊气又忠厚腼腆的男朋友。

这,距今已有三十多年了,但我依然记得青春岁月中,这一段小小的令人怀念的插曲。此后,春节联欢晚会年年都看。而在我的记忆中,最向往的还是从弟弟们口中描述的那曾错过的第一次春节晚会。

第6452期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